





禪寄筆談卷之七

物考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予嘗覽唐子西作硯銘并序極有意味不獨評物蓋知道也謂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以爲筆最銳墨次之硯又次之蓋硯鈍者也此語其體也其爲用筆最勤墨次之硯又次之豈非用者易敗而不用者久耐乎於是悟養生之道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是以永年子西豈帝格物誠悟道矣

或問蒙恬造筆古無筆乎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



始耳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秦謂之筆爾雅曰不律謂之筆詩云貽我彤管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匠者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間或用鹿毛但能染墨成字而已至蒙恬始用兔毛而製法較精於前故云蒙恬造筆耳

曲禮曰婦人之摯棋榛脯修棗栗註云棋形似珊瑚噉之其美如飴今俗謂之杆棋古今註云一名樹蜜一名木飴今學士大夫少有知者按埤雅棋取卷曲生實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餘冬錄云以棋木爲屋屋中酒輒味薄朱子語錄云棋味甘能解酒毒可知矣詩云南山有

枸嚴粲引陸機曰枸樹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生子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其美能令酒薄名稱不同各書所載一也今貴州賣菜傭亦販之亦名機枸子蓋音訛也夫以婦人之首摯國君之庶羞今皆泯而無聞毋怪乎古禮之不復也

終南山神人語王常曰黃金生於山石其始是山石之精經千年化爲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微遇純陽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今若以水銀欲化成黃金須在山卽化不在山卽不化但遇純陰之氣合則化也予竊以爲此真人玄秘語也世人卽得其術



何能行之今鍊服藥物者尚擇鷄犬不聞之處今人以嗜慾未斷之身更懷貪婪無已之念或城市溷居掃室燃鼎謂陶朱立致富貴反掌卽一念已違上帝之命矣村庸豎夫欲奪造化之巧千萬人中有一二得乎祗爲造物者所嗤耳

茉莉花見於稽含南方草木狀稱其香味酷烈此花閩嶺外最盛宣和中名著艮嶽列芳草八洛陽名園記云遠方竒卉如紫蘭林蘷王梅溪集作沒利陳止齋集亦作沒利洪景廬作木麗佛書翻譯名義云末利曰曼華堪以飭髮予觀雲南之素馨亦列八芳之一香味噴人

清冽可愛花乃亦相似但藤本蔓延墻垣可爲架土民以線穿爲圈籠髮髻中卽衙門服役者亦圈戴之不以爲忌也予向之閩中其俗亦然

古墨法云煙細膠新杵熟黍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造墨惟膠最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冶成膠卽以和煙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雖號廣膠去古法遠甚毋怪乎墨品之下也今徽墨卽李廷珪已非佳品况有廣爲廷珪者乎觀山谷題廷珪廣墨詩其製可見矣



邵菴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野人爲取老松之根枝葉實共搗治之斫楓肪羸和之每焚一丸亦足以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製石罍清書香空齋蕭寒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聞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今尚有李白書石刻存陸龜蒙白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註云茶經陸季疵撰茶訣釋皎然撰底卽陸羽也羽字鴻漸

季疵或其別字也茶訣今不傳及覽事類賦多引茶譜此書間有之未廣也

爾雅蒟藿豕首呂氏春秋云豨首生而麥無葉神農本草經云夏至之日豕首菜夏先生豕首圖經藥錄謂之天名精一名天蔓菁名精卽蔓菁轉語也又名蟾蜍蘭今俗名豨菘是也又豨實亦名豕首卽月令所名荔挺也以冬至生蓋與此同名而異物云

造物忌多取豨獨人與飛走亦然與之齒去其角傳之足兩其翼矣豨獨飛走卉木亦然負艷麗之色者則無香如牡丹海棠芍藥之類是也秉馨香之質者則無色如



幽蘭叢桂素馨茉莉之類是也虎不再乳蝮蟻母死而子生皆造物忌之也此則以質限又若江南之橘過江北則變為枳甌粵之扶桑鳳尾蕉美人蕉不能出境北地秋深草木黃隕滇南隆冬不雪而丹葵盛開花卉爛然此又以地限雖造化亦莫知其所以然也

書畫古玩器名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譜畫譜博古考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毀散百不存一自一家而言聚此物者終然散敗豈非尤物之美者人心聚向鬼神亦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非一人一家之私可常守也達觀者鑒之

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薺謂之蒙茶士夫亦珍重之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又乏香氣茶經所不載也蒙頂茶出四川雅州卽古蒙山郡其圖經云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輿一統志土產俱載之晁氏客話亦言出自雅州李德裕丞相入蜀得蒙餅沃於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文彥博謝人惠蒙茶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蔡襄有歌曰露芽錯落一番新吳中復亦有詩云我聞蒙頂之巔多秀嶺惡草不生生菽茗今少有者蓋地旣遠而蒙山有五峯其最高曰上清方產此茶且時有瑞雲影見虎豹



龍蛇居之人跡罕到不易取茶經品之於次者蓋東蒙山非此也

雲南土產鷄櫻本地簞也誌書亦言箇子而方言謂之鷄櫻或以其味之甘美不下於鷄故耳及詢之土人云生處羣蟻藜聚以其味香甘也然則當為蟻叢非鷄櫻明矣正如中華子注謂羊喜抵觸故墻垣處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予以為暗者為陰溝明者為陽溝本明白簡易中華子何以云此也

飲食藥物至理攸寓故知物之性者可與攝生稽康養生論曰且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營生忘憂愚智士所

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由此言之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皆然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世人不察徒以聲色滋味醴醪芳香之類煎鬻其臟腑又以喜怒思慮哀樂以乖其粹氣叢爾之軀攻之者衆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然愚情不知所自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是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吁微乎微乎盍亦慎之哉



蝦助海錯也一名水母又云海蜃吳人方言云呵佐其形  
一片如輪菌無目允行蝦必附之故云蝦助允食以椒  
醯製之可以醒酒元薩天錫有詩云層濤濡沫綴蝦行  
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成紅玉脆天風寒結紫雲腥  
霞衣褪色脂流滑瓊縷烹香酒力醒疑是楚江萍實老  
誤隨潮汐落滄溟觀此則不獨蝦助之風味可想見而  
薩詩亦膾炙人口多矣

古今人言三代交易皆曰以有易無不曰抱布買絲則曰  
粟易械噐然而鹽鐵論錯幣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  
石後世或金錢刀布則知三代之時亦有專使之物矣

今吳中大江以北則兼用錢兩都亦用錢尤便於細民  
滇中則用肥大如指頂其色文肥字從貝卽貝之屬也  
故古人謂之寶貝但民間用之其數浮於錢數倍土人  
習已安之近有議欲行錢法於滇中者夫以彼中之所  
生濟彼中之交易則海南之貝將安置乎民告不便矣  
夫通變不倦神化宜民不宜於民弗談可也若貴竹則  
間用之耳此論錢穀者所當知

嘗聞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所不載意爲幻言也  
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草爲佛之名故以  
僊人栢爲羅漢松三春柳爲觀音柳獨脚蓮名觀音蓮



薏苡子爲菩提子大林檜爲貧婆菓金蓮花爲優鉢羅花種種名色原無異相蓋借以惑世愚民耳

世傳烹茶有一橫一豎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茶塵史謂茶之始生而嫩者爲一鎗浸大而展爲一旗過此則不堪矣葉清臣煮茶述曰粉鎗末旗蓋以初生如針而有白毫故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此與世傳之說不同亦如庶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不知歐陽公新茶詩曰鄙哉穀雨鎗與旗王荆公又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者二公以雀舌爲旗鎗耳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認作旗鎗非是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

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或二公又有別論又觀東坡詩云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終未若前詩評品之當也

予性喜飲酒而不能多不過五七行性終便嗜茶隨地咀其味且有知予而見貽者大較天池爲上性香軟而色青可愛與龍井亦不相下雅州蒙茶不可易致矣若東甌之雁山次之赤城之大磐次之毘陵之羅楷又次之味雖可而葉粗非萌芽倫也宣城陽坡茶杜牧稱爲佳品恐亦不能出天池龍井之右古陸茶葉粗而味苦閩茶香細而性硬蓋茶隨處有之擅名卽魁也烹茶之法



惟蘇吳得之以佳茗入磁甌火煎酌量火候以數沸懈眼爲節如淡金黃色香味清馥過此而色赤不佳矣故前人詩云采時須是雨前品煎處當來肘後方古人重煎法如此若貯茶之法收時用淨布鋪薰籠內置茗于上覆籠蓋以微火焙之火烈則燥俟極乾晾冷以新磁罐仍以新箬葉剪寸半許雜茶葉實其中封固五月八月濕潤時仍如前法烘焙一次則香色永不變然此須清齋自料理非不解事蒼頭婢子可塞責也

杭俗烹茶用細茗置茶甌以沸湯點之名爲撮泡此客多哂之予亦不滿一則味不盡出一則泡一次而不用亦費而可惜殊失古人解眼鷓鴣班之意况雜以他菓亦有不相入者味平淡者差可如燠梅鹹笋醃桂櫻乾之類尤不相宜蓋鹹能入腎引茶入腎經消腎此本草所載又豈獨失茶真味哉予每至山寺有解事僧烹茶如吳中置磁壺二小甌于案全不用菓奉客隨意啜之可謂知味而雅緻者矣

橄欖出閩粵炎方初食時微苦澁過後則其美有回味且可醒酒用以點茶最宜故王元之詩曰皮肉苦且澁瀝口復充頤良久有回味始覺其如飴我食何所喻喻彼忠臣辭黃山谷亦云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



回可謂深知此菓之味喻彼忠臣尤確也若飲食者長  
噉大嚼視此菓當攢眉矣

凡物兆異理有固然速後以事應則有不盡附會者予西  
園先比部公偕予兄弟居業其中園有香圓樹一株每  
歲纍纍結實以百計至甲午年止結一枚先比部公云  
此何異至秋予仲兄思敬應魁選繼後予手植瑞香二  
本數年寢盛至壬子年結子二三枚紅而實真如珊瑚  
珠大如龍眼之小者詢之園丁向未目見也是年予亦  
中式云壬辰以前許罔卿子春亦居業西園中鄉試時  
香圓亦如此兆夫許罔卿與予仲兄官至內外崇階華

聞不薄宜有此兆予僅博一第少二公一等又落落無  
聞負此花多矣胡爲乎實哉姑述其事而志之爲之三  
嘆

山深土厚之處物產之異蓋巨靈所鍾誠有足駭觀者如  
天目山老檜其大可六七人抱閩中之荔枝樹榕樹大  
亦可數人抱比天目少差滇中之巨竹叢生一堆非若  
南方之竹山與園林散蔓其奇異處僅數十株一叢根  
如虬龍蟠結出土上色如石其大如斗若截之可以汲  
水又若天目山巔之仙人解鐮石約一二里道傍林林  
無筭或六七尺或及丈自上至下皆空一寸許直截如



補晉筆談 卷之十一  
片虎丘試劍石又不足言矣斷非人力所致卽天巧亦是竒事又若雁山之天柱峯平地突然隆起週圍無所緣如湖南之雷峯塔然其高與大則又數倍皆宇內之竒觀造化之莫測也

吾杭雲居聖水寺有六祖所遺藤鞋在長廊僧房僧出觀予大於今人之屨過半不甚舊而猶潔天目山高峰塔院有高峰妙禪師所遺銅鉢大可容五升外款識篆文皆夷字不可辯云高麗國王所貽真宋物也寺僧重襲歲之予嘗謂建國立郡不可無山川有山川不可無寺宇有寺宇不可無古蹟勝遺神物所在須觀刹香火能

易世而守之士夫齊民子孫無數百年世守也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噉水而水鳥戲於岸間懼物之窺已也則噉水以自蔽海鳥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爲食者之所窺哀哉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急則挾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也

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諼之義爲忘故草名萱亦取其忘愛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



堂見於婚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於嵇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謂母而又有萱堂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歡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喻母意或本此

蘇老泉詠菊云况此霜下傑清芳絕蘭芷此蓋語其質與香也故云寒英云晚節品題不一尚未知其性可制頽齡資全人壽昔南陽郡縣有甘谷谷中水甘美上有大菊落水從山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人家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歲其中百餘歲者比比故食杞菊令人壽本草

亦言乾菊清心明目大有益蓋藥物之仙品也

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為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插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為鬼恠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武侯鷄鳴枕也夫鼓聲刻漏不差既奇異鷄鳴之聲何自乎此殆不可曉也

春秋書木冰漢書謂之木介又云木稼王荆公詩曰木稼能令達官怕蓋大都天際陰晦似烟非烟似霧非霧樹木受之宛然垂絲而白其事應重於大臣免官或以罪



去殆陰盛陽微妨賢病國蒙蔽聖聽人事應于下天變兆于上也予官北成均時曾偶見之云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雖去聲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昔子雲別甍鼠曼倩識騶虞殆類之矣博物之學君子可少哉

肥之為說予前已畧備今士夫以雲南用肥為夷俗可笑殊不知是前古之制至周始用錢故貨貝每見於古書穀梁傳貝王曰含貨殖傳載之不一東方朔曰齒如編貝文中子曰蘇威好鍾鼎珪璽錢貝皆謂此也又制字

者如財貨寶賂賈賁賁貺賞賚賦贈之類不可盡述罔不用此則貝為寶貨可知上古禮含用貝玉其所重由來矣而世以用肥不用錢為謂殆亦識見未廣歟

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辭桂酒筭桂之類即今醫家所用取其氣味辛辣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所植取其香氣馥烈乃尚其花也然二桂種類亦自各別今類所載通不分別殊失之矣南方菓之佳者莫善於荔枝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少劣其高潘者最佳六月已熟有無核類雞卵大者其肪瑩白不減水晶性熱液甘乃奇實也大抵荔以核小



肉厚色白爲貴反此則下品也

潮州潘州南邑縣產大蝦長二尺土人多理爲盃王子年拾遺記云大蝦長一尺鬚可爲簪洞冥記所謂鬚杖也又按毛詩義其大者有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爲盃盤實奇物也

物產之性溫涼寒熱亦隨土之所宜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涼生於水中者性多熱生於水底者性多溫草木如蓮實性涼芡實性熱藕在地中性溫魚蟲如海蟹河賊之屬性涼赤鯉河鮑之屬性熱鯽魚鱒魚藏在土中性溫此因其所處而變其性也又如雪積深山則有雪

有殄火之鷄浣火之鼠不灰之木又有辟寒之玉室中不復挾纊又有冰蠶繭絲則滿座生涼此殆不可以常理測總之天地之理與氣妙合而凝一陰陽之所爲也若切玉之刀引針之石取火之石齧鐵之獸此又常物而不足異矣

嘗考物類蠅晝聚而夜散蚊夜聚而曉散此物知一日之候也馬駒在上旬生者行在母前在中旬生者行與母並在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此物知一月之候也猫犬逢春秋則交蛇蟲逢冬春則蟄此物知一歲之候也不特此耳牛生則拜四方黑鯉則朝北斗獺則祭魚鷹則祭



鳥豸則祭獸此物知報本也草腐則爲螢鼠食鹽則變  
蝠雀入大水爲蛤此物有變化也其他不能盡述人靈  
於物遠矣其果能知時乎果能報本乎果能變化超出  
等夷乎不然愧於物多矣

攝生

天地之元氣歲有升降自冬至後漸升至於九天夏至後  
漸降至於九泉人身元氣亦有升降子時生腎中自腎  
脉漸漸上升泥丸此卽天地一陽初動感而遂通乃復  
卦也午時自泥丸下降于心歸于腹中此卽天地六陰  
窮極百蟲閉關草木歸根寂然不動乃坤卦也靜極復  
動循環無端其至妙又在坤復之交一動一靜之間卽  
亥末子初之時故屈原遠遊篇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  
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朱子謂此言廣成子告黃帝  
不過如此



人身元神出入目中五臟精華亦聚於目故陰符經曰機在目道德經曰不見可欲而心不亂是以內養之法常要兩目垂簾還光內照降心火於丹田使神氣相抱故太玄養初一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馳也

胎息之義前說亦未盡究竟蓋人能調息則自有息以至微息自微息以至無息凝神於淵與嬰兒在胎中一般到此乃神氣大定自然而然而也

人身不過一氣耳故神御氣氣流行若氣歸於神則元精不散而形自固此卽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返虛之說有歸於無而內者不出矣何道之不成乎

逍遙子云丹田完固氣歸根氣聚神凝道合真久視定須從此始莫交虛度好光陰又云却老扶衰別有方不須身外覓陰陽玉關謹守常淵默氣足神全壽更康予竊謂養生家卽此二歌訣盡之矣時玩味行之亦自有得予嘗究人中之說問之醫家皆支吾以對莫闡其微亦有全不解者夫鼻之下唇之上謂之人中云何蓋人身全具一泰卦也人身卽天地也天數奇地數偶自此而上耳目鼻各二竅坤象也自此而下口與便溺各一竅乾象也地天合而成泰此居中故曰人中如水不升火不



降則目爲之耗耳爲之閉唇舌爲之乾燥鼻爲之塞百  
病作矣非火之症乎以是知天地之道太和生於交大  
戾生於隔交則泰不交則否無雲雨霜露則不能成歲  
功人之一身陰陽升降榮衛流貫夫然後無人道之患  
予壯年得鬱火疾關格經歲月骨立諸醫莫能療皆謝  
去不治以爲無復人世望也予亦日待斃求速謝人世  
卧床經七越月後瀕于危極竟以已意揣測終賴天一  
之生以全微軀益悟地天之泰所係非眇也

宋濂溪嘗問長生久視之道於周玄初玄初言曰混沌之  
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  
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杖扶而葉踈能黜  
其智守愚則純陰消盡而純陽舒矣蓋祖廣成子之意  
大約抱元守一虛靈不雜則靜中自有妙用此攝生之  
至訣也

內傳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咽之名胎食  
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胎中云

道家以烹鼎金石爲外丹吐故納新爲內丹外丹者用金  
色藥石以水火煉成丹蓋自外來也內丹者以口吐濁  
氣鼻納清氣此乃本身元氣自家調停實在內故云內  
丹也



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能正坐瞑目調息以  
久則丹田濕而水上行翳然如雲蒸頂泥丸火爲水妃  
熱必從之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從出於火則龍不飛  
而汞不乾旬日後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舐懸貯久  
則汞下合口嚙送直下丹田久則化爲鉛所謂火向水  
中生也

洛陽有劉翁者年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清健猶劇飲其  
養生之法云每一飲酒輒一漱口雖醉不忘因此永無  
齒疾日晡後食少許物輒已又暖外腎其法以兩手掬  
而暖之默坐調息至下息而腎液如泥淪入腰間此

術行之久殊妙予蓋嘗試之也

安老書云夜多小便者亦是不善調攝之故曾有人授一  
法云臨睡臥時坐於床垂足解衣閉氣舌柱上嗑目視  
頂乃提縮穀道以手摩擦兩腎腧穴各一百二十遍以  
多爲妙畢卽卧如是三十年極得力予曾行之亦有驗  
但此法須無間斷予不免或作或輟若行之久自有益  
也

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  
以氣海暖冷物熱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此非秘訣  
實養生之旨自愛者得之



凡人覺感風寒身體拘急不快不必服藥只盤膝端坐以  
兩手握固閉口鼻息氣以兩肩從左右擺紐不拘數十  
遍以汗出爲度如無汗畧少息再如此行之汗出卽愈  
矣以兩手心擦極熱摩擦湧泉穴亦是一法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臟者人之精也孔竅者精神之戶  
牖也而氣志者又五臟之宰攝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  
則五臟搖動而不定矣五臟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  
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  
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塵塵支離人世亦行尸耳  
欲久延得乎故善調攝者血氣能專於五臟而不越胸

腹充而嗜慾省使耳目清聽五臟能屬於心而無乖則  
精神固而氣不散可與羨門安期比跡矣

凡人大怒則破陰大喜則墜陽大憂則內崩大怖則生狂  
除穢去累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  
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  
棄知故覺而若昧生而若死靜觀內照忘其形不用其  
情知識兩忘生死渾化何大還之不臻乎

嘗聞禪伯養生家之言靜坐至三閱月則腰腎間悅暢過  
於人道舉世之樂無以尚之以是知心體本樂其有不  
樂者衆欲攻之耳



有人遇三老人其一八十八叩以攝養奇術老人曰某有一丸妙藥固詢之答曰某吃了五十年獨睡丸衆皆大笑其二老人皆九十餘問以服餌之法一老云喫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家華色充饑若粗嚼而速祇爲糟粕填塞腸胃耳其一老云予一生臨食抵啖其半嘗留有餘不盡之意蓋人生食祿各有分限人無壽夭祿盡則亡未有異殄之人得皓首也予嘗論之嗜慾者伐性之斧斤長嗜大嚼亦非美態至於貪饕而食前方丈造物忌多取減筭宜也然則老人所云豈獨知養生蓋知道矣

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四十五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減也又曰人待老而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門人張繹請於先生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厚爲保生耶先生曰吾以忘生猶欲爲耻夫伊川特明於理欲之分哉明道先生語錄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久延有此理也若竊造化之機以延年縱仙術有之聖賢豈爲之哉伊川平日答唐棣之問有云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



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爲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此蓋以理言也理可以勝數知道者能辨之

人之目與舌皆有形而所視所嘗者亦有形鼻惟容氣故所嗅者亦惟氣至於耳則中虛者也而所聽之聲亦無迹事物各以類應如此知此類而善養生者以意消息之天地間惟一氣而已人生於氣脩仙家吐納亦氣也百姓日用不知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返而還諸漠漠亦氣也知聚亦吾體散亦吾體者兩問何人哉是以君子

有養氣之學

華他別傳曰他嘗語吳普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清血脉流通疾病不生鄉見戶樞雖用易朽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晚朽是以古之仙者赤松彭鏗之爲導引蓋取於此也夫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蓋自古論之矣假令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固非人道而久坐久卧傷血損肉豈延年益壽之法歟物理根於靜化機生於動此可與窮理盡性者道也

陽城邾儉少時行獵墮空塚中饑餓見塚中先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聞龜能



導引乃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饑百餘日頗苦極後有人  
偶窺塚中見儉而計挽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  
置土室中間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夫鶴  
形龜息壽之徵也殮霞服氣勝藥餌百倍於儉益有驗  
云

人身中六賊惟眼最緊故人隄防六賊亦惟眼為最難故  
目中一見可欲則心君為之奔馳而不可制善隄防者  
須於此處着力陰符經云機在目聖經亦首言非禮勿  
視心經序云眼耳鼻舌身意亦以眼為先三教聖人殊  
途而同歸矣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  
多息則氣虛頰嗜慾則精竭務須時時閉目以養神日  
逐調息以養氣緊閉下元以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  
神完道家謂之三寶又謂之大藥卽吾儒養生之常理  
合此將奚寶哉

凡人多以睡臥為宴息飲食為滋補不知多睡最損神氣  
禪家以睡為六慾之首飲食厚味過多則昏人神智抑  
遏陽氣不得上升善調攝者夙興夜寐常使清明在躬  
淡味少食則腸胃清虛神氣周流疾病不作此養生之  
至要也此可與同志者言之



國朝蔣道林先生病甚噦血幾不起乃借寓道林寺以  
力自隨閉目趺足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蓆一日  
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炯炯見前一念省悟不覺沉痾  
頓去矣先生嘗自言予病甚往寺中將一切念頭截去  
怕死念頭亦斷却靜坐半年忽然有悟一身周流無間  
隔矣

醫藥

夫醫之爲用豈小道哉許道幼曰爲人子者嘗膳侍藥不  
知方術可謂孝乎陸宣公在忠州日哀集方書豈特衛  
生亦可濟物前輩仁人賢者之用心如此近時醫家博  
涉素問與諸家醫籍者指不能二三屈祗標采方劑應  
人之求間有資性差穎者偶出己意或爾奇中而病者  
一時斃於無告者亦不少爲人子者更不知藥品茫然  
不識况望其辨溫涼燥濕之味哉憫世之君子謂庸醫  
傷人罪止禁其行術 國制罰太薄不足以當歿者之  
寃生者之恨是故醫不可以不慎也予於醫無解也僅



以平日所察識及身所親歷者畧錄於後且附一二方藥云

陶仲文華正統間餘杭名醫也嘗著傷寒瑣言等類名爲傷寒六書又有傷寒治例直指類四種總名曰傷寒十書華自叙大意曰冬氣嚴寒觸胃之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其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暑病者極熱重於溫也以此言之傷寒者乃冬時感寒卽病之名桂枝麻黃二湯爲當時之傷寒設與過時之溫暑者何與仲景之書遺帙類多王叔和詮次流傳其功博矣奈以已論擬穿鑿附會陳無已之順文注釋並無缺疑正誤之言以致將冬時傷寒之方通解溫暑遺害至今莫之省也溫暑必別有方今皆失而無徵宋學士瀛嘗嘆傷寒論非全書得其旨哉

傷寒前已畧論矣奈自仲景而下著述紛然未見其有的然依據者甚至傷寒之名亦無定擬名不正何以治之夫自霜降後至春分前感寒卽發如太陽太陰少陽少陰陽明厥陰及合病兩感之類此皆感而卽病仲景立法所治之傷寒也其不卽病而藏寒毒於肌膚之間至春變爲溫夏變爲暑或將發而復感暴寒與本無冬月所受之邪而春夏自感暴寒之類此後人通謂之四時



傷寒或有飲食勞倦氣虛邪襲此乃挾內傷之傷寒與傷寒卽病頓異要在審其病源與時令補養發散以意消息之先後輕重之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禍福霄壤可不慎歟故醫家惟傷寒科爲不易易非若他症可以從容措手也

嘉靖丁巳歲予感鬱火症常醫不識以爲虛弱乃以大劑參朮補之如水投石久之則胸膈愈飽悶遂至上下判隔飲食殊有味而中飽些少亦飽遂消瘦無人形旋臥床七越月僅存皮與骨大解閉結至七八日漸至十餘日及半月每日僅殮久熬粥二次元氣漸次止及一小

甌顧善啖肉肉之肥者如渴飲水精者吐之肉食殊倍於穀後醫者以大黃枳實芒硝山楂海石數味大劑投之竟不通予意病體尪羸至此尚堪受大剋伐藥予元氣尚存也一日強食飯一二酒杯飽不可當刻日求速謝人世已向家人訣語奈不死計無出乃取新製酒強飲三四盃覺徧體薰蒸予量平素亦止此予曰以病甚劇之人尚能當此烈酒益知元氣非弱也比時已屏去醫不藥者半年餘諸醫亦視予非復世上人矣予乃自製藥數味以煮酒大約以當歸地黃爲君養血行氣兼之蓋當歸味辛在氣主氣在血主血地黃生血涼血又



次以芍藥芍藥乃脾經之藥白者補又牡丹皮能除癥  
堅行結氣石菖蒲開心通竅又佐以枳殼寬胸散結山  
藥性涼而能補意以仁強筋骨令人能食更賴香附香  
附乃氣血中要藥六鬱方中而五用之以各味煮酒日  
飲數盃如湯沃雪胸膈漸寬飲食漸加漸能下床習步  
而肌肉生實再生人矣殘喘之復留也異哉異哉本草  
以參耆為藥中羊肉然用之不當則殺人反掌故參苓  
非養生之物而烏附之藥不可嘗試也非良醫孰精辯  
之予方病劇時歛人巴醫以白木大釜熬膏啖予致害  
因此有紹興章醫北溟者切脉云若服參耆明年此時  
公猶病也若不服藥反可若章豈多得哉巴則不忝庸  
醫矣予以身試藥首尾蓋三年因詳記之使病者醫者  
備觀云

夫以一藥治一病者本草也以衆藥治一病者醫方也醫  
方始於本草而合衆方以為一方也然用藥忌雜雜則  
無効藥味彼此牽制常醫意見不直中無主宰不能決  
擇不能去取如食前方丈殊皆可口而莫能棄善養生  
者止啖數味而已藥餌飲食均之貴精不貴多也

東坡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驗醫術能不使索病於冥漠  
之中哉吾平生求醫必盡告以所患然後診之故雖中



醫治吾疾常速去亦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隘為事哉蘇  
公此語君子之言也然其胸次坦夷可窺一斑要之望  
聞問切醫家亦以切脉為後也

凡人之病所感既殊為狀亦異何止以數百計古今醫家  
諸書所集方藥亡慮千百備矣姑以所聞及所試驗錯  
舉數端或病與方合者試用之亦濟物之一端云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有老醫云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醃醋  
調灌下咽即大吐膠痰即瘥然膽礬難於真養生之家  
當預求備用可也

熊膽善辟塵試之之法淨一罌置其上投膽一粒許則凝  
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翳每以少許淨水畧調開盡  
去筋膜塵土入冰片一二片或淚痒則加生薑汁些小  
以銀銅簪脚點之絕効

還元水者臘月以空瓶不拘大小細布緘其口引之以索  
浸糞廝中日久糞汁滲入瓶滿自沉取埋土中二三年  
化為清水畧無臭氣凡毒瘡初發時取一盃飲之其毒  
自散

治發背與無名腫毒屢試有驗其藥用 穿山甲 甘草

節 防風 沒藥 赤芍藥 白芷 以上各六分 當歸尾

乳香 以上各一錢 天花粉 貝母 皂角刺 以上各八分 金



銀花 陳皮 以上各三錢 紫花蒂丁 二錢

各味飲片用水一茶鍾半好酒一茶鍾半煎至一鍾食遠服查再煎數貼可保無虞穩當而屢効者

不傳秘方治小兒痘瘡出倒靨色黑唇口水冷者此極危

症也其法用狗蠅七枚搗細和醅酒少許調服之即時

紅潤狗蠅夏月易得冬月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

痘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辯人其方用蛇蛻一具

洗淨焙燥又用天花粉各等分為細末以羊肝破開入

藥在內麻布縛定用米泔煮熟切食之經旬而愈此奇

劑也

庚肩五帝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鬚髮皆黑抱朴子

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或可徵也

心痛即胃脘痛以其在心之分故俗名心痛若真心痛痛

甚手足青至節且發夕死與胃脘痛不同如真頭痛痛

甚者亦不輕治心痛方用 瓦楞子二錢 即蚶子殼火煨存性為末

辰砂五分 為末 真珠五分 為末 木香三分 用無灰酒磨

以上各味為末用白滾湯調服如痛止切勿即飲食須

俾一日不即復痛

二母膏方治大人小兒痰嗽 知母 二兩 貝母 二兩 煉

蜜為丸如圓眼大或噙化或白湯調下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條絞探鼻中或嗅皂角末噴嚏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外良愈

洗眼經驗極効方 黃連錢一 防風分五 荆芥分五 蒼朮

分五 皮硝分五 連翹分三 銅青分半 右用水二碗煎滾

二三次沸取藥罐起以布漚查過棄熱洗赤赤眼熱眼洗四五次即愈一日洗三次藥可三日用

專治發背惡瘡地扁竹散射于即俗名地扁竹也右一味每用小錢炒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即微吐在下即微瀉其功如神仍用膏藥收口

壽星散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糝之不痛不痛者糝之即知痛大南星一味為末如背瘡大者遍糝於上即得安卧不知痛者糝之至於知痛即可治也

枸杞氣血中之妙藥昔浙僉憲南昌唐貞山公對予言舊患腰痛疾轉側頗艱後有人教以服枸杞因袖裹之不時常食腰痛既已脫然而精神更覺倍昔及考曩昔果孺子得枸杞根食之忽覺身輕能飛峰巔載覽天隨生與蘇子瞻杞菊賦知春苗恣肥供案不輟迨夫枝葉苦澁尚咀餘甘至以杞為糧以菊為糗子瞻在官風味如此何佳甚哉不獨云上藥延壽也



治飲酒不醉方 用乾葛 綠荳粉 橘核 三味各等

分爲末用烏梅煎湯調和爲丸如圓眼大每噙化一丸

白湯漱口仍咽之

治痰火方 定喘化痰 紫蘇子 炒碾 半夏 湯泡七分 甘草

三分 杏仁 炒去皮 前胡 錢一 瓜蒌仁 碾 白茯苓

錢一 橘紅 去白 桑白皮 炒

用白菓圓者五枚去殼微炒入藥內同煎生薑三片水

二鍾煎一鍾去渣食遠溫服

治大小便不通方

用大蒜 三箇 田螺 三箇 鹽 散

三味共一處搗碎貼在臍上即愈

又用桃樹上自出膠溫水調服立効

治湯火傷即愈不成疤痕

綠荳粉 炒 輕粉 少許 槐樹皮 或槐花 火焙乾研細末

右共研細香油調敷有水則乾滲之

治小兒湯火傷

用鷄子清塗之即愈

治目多淚

用鯽魚膽七箇婦人乳汁一盞和勻飯鍋上蒸一二次  
點入眼其淚自收 又用烏雞膽點之即止



治蛇咬傷手足爛者

香白芷為末入鴨嘴膽麝香末各少許調勻糝瘡中  
立愈

桃花杏花皆五出有六出者則雙仁五出者則單仁凡桃  
仁杏仁雙者殺人切勿食之

治骨鯁取狗涎灌喉中稻芒取鵝涎灌之蓋犬能食骨善  
化鵝便於食稻亦以意會之也

夜歲飲食不密或經鼠涎滴其中食之得黃疾通身如蠟  
鍼藥所不能療也慎之慎之

治諸醫不治諸藥無効起死迴生方

凡人患虛弱危極及七情所傷關格脹滿鬱結危難等  
症或患人不能起坐或卧只一意念頭注下丹田調息  
視何經受傷行六字氣法以意消息之百念放下不但  
以死自譬須以死為樂以生為贅即飲食俟其生意少  
動氣脉少通以極糊米飲或稀粥徐徐進少許如思飲  
酒飲好酒一二杯醫家所謂待其來復生意漸回此治  
死症法也予有所試特不秘廣傳之

煮粥法予前已術用米一二合水二十碗熬至八分如  
糊食之

治傳家至寶子孫永賴方



用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字心思力行 又每晨祝天  
欺心之事莫為非義之財莫取

雜紀

昔劉巘與王思遠書曰吾性拙人間不樂仕進昔嘗為行  
佐便以不及公事免絀量力審分不敢期榮夙膺貧困  
加以疎嬾衣裳容貌有足駭者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  
侵豈宜攝齊河間之廳厠跡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  
亦非能偃蹇為高此諸賢所深察也觀巘數語不惟意  
况恬淡而胸次坦然語皆率性可以見其槩矣

董仲舒三策發明道之大原而災異之對弟子呂步舒誦  
其太愚仲舒遂以下吏劉向博及羣書精通經術鴻寶  
秘書之獻厥方不售其兄獻邑賦贖之罪乃未減漢儒



惟二子學得其正矣而乃溺於災異惑於方書豈非造  
詣未純不能無駁雜偏倚之弊乎是以君子學莫貴乎  
正尤莫貴乎純也

詩人多蹇如李太白以樂府忤妃子卒阨窮不振劉夢得  
坐種桃句出刺連州白樂天坐新井篇出刺湓浦孟浩  
然賈浪仙輩殊有聲於詩家然二君以詩忤明皇宣宗  
終坎坷州縣至於陳子昂杜甫蓋詩家之最也各授一  
拾遺而屯剝以終身又若孟郊六十終協律郎張籍五  
十未離一太祝由諸君子觀之詩人多窮不信然哉顧  
予非知言者弱齡嘲詩晚未入奧僅博一第已是不達

既後出刺滇西又遠在萬里外較劉白更遠甚客曰子  
豈坐詩句耶予曰豈必詩句片語弗合即目前荆棘出  
門太行矣况詩篇乎予詩視劉白何啻衙官然金齒極  
邊郡其與出刺連州湓浦更遠甚與劉白殆亦疑似之  
間不敢遜也客聞予言為之絕倒

程子遇青城種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為陽窮之義又  
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爾有一  
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  
伊川欲與之言已去而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  
失名者



宋史張永德傳云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  
獲愈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卽置鼎中焚之成金自是  
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求藥法生曰君當  
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淮民  
中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  
始語君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爲此予謂睢陽生蓋有  
道術者是以能前知能燒汞成金其去儒而爲僧亦自  
有所得也若永德不免爲常流耳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嶺岡詩曰馬首經從嶺馬歸王師  
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柳只插梅花一兩枝又兀  
木殺卒而妻其妻木有七首極利卧則枕之婦將取刺  
木木驚問故婦曰吾欲報夫讐木默然別去婦遣去鳴  
呼狼子野心貪財好色本然也二虜之所以著名亦有  
善之可采也夫

永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宗善飲酒

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爪  
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  
使歸隨令內侍隨其後以視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  
此真所謂酒有別腸者也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



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卽休何用餘機到丘壟  
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  
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九成以爲此言詩之斧鉞也  
王荆公創字學東坡問以麤犇二字之義遂不能答殊不  
知麤字說文鹿行超遠也假借爲粗細之粗乃古文也  
犇字文走也三牛者亦古文蓋古文雖曰出於蒼頡而  
其時不過觀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迹以成文六書之  
義少也其後列國各爲制字又自不同觀通志引證一  
代殊文諸國殊文可知矣故鄭樵曰先儒以義理說文  
字者徒勞心耳是古字可以義理會耶荆公號識古文  
而不能答何也

世人以人情不堪處如坐針氈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  
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氈中刺之流血  
遂有此言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髮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  
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噫將使我  
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  
已老矣老何假矣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  
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鄉人序坐以齒雖貴爲卿大夫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



鄉黨序齒不無人必非之考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也予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欲槩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之體乎禮也者緣義而生者也及考

大明會典鄉人序會有官者不得坐於無官之下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爲齒斯言得之矣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仇離配擇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顯無如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之甲第鉅厯無比軍卒賜冢宗躬負土之

役勞苦萬狀後景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景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觀此則人之衣祿居址自有定數真有求之而不得不求而自至者勞心用智非分而營營焉其亦不知命者矣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斲碑陰鋸文朗朗而歎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欲鋸耳黃默然松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



而磚甃亦取給於役有一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  
擔自黃澣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故某  
所築我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恠者此事與高絕相類  
可以爲戒也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襲勳蔭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謂  
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  
炊不然猶有煙氣難食及大寇先陷纏洛財產漂盡昆  
仲數人與聖剛同窟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退徒步  
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於土杯同食美於粱肉僧  
笑曰此非煉炭所炊但慙慙無對予近見統綺子弟饗

衣皆綾紵醇醲肥鮮享擬王者不節而落爲窶人身無  
完衣面如朽木饑餒無聊求一賣菜傭脫粟飯而不可  
得悲哉不獨曩昔事也此可爲暴殄天物者之戒云

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嘗有人自  
京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

皇帝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  
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披被某嘆曰此已萌於此  
矣卽以家貲付托諸僕能幹掌之買巨航載妻子汎遊  
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疫以次籍沒獨此人獲令終  
其亦遠而知幾者歟



歐陽公族譜取法史氏之年表蘇老泉族譜取法禮家之宗圖黃山谷族譜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畧而不著蓋慎之也昔狄武襄人有以梁公畫像及告身來獻者武襄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返鄆樞密崇韜用事時相皆附之以為汾陽後崇韜以為然及伐蜀過子儀墓慟哭而去聞者笑之噫其人品之賢何遠哉乃今有起自寒微者則妄認先賢達為遠祖或遇當今顯貴則通譜為同宗是未聞先正謹譜牒眷宗盟之道也

宋中丞李公擇常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異其必能為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子雱喻意曰所爭者國事須少存朋友之義公擇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持益堅士類以此歸之曰李公可謂砥柱不回者矣

嘉靖壬寅癸卯之際閩中福州陳希齋公仕賢為杭郡守公至任廉潔端重實心愛民接士夫以禮顧自奉甚薄衙齋不甚舉肉蕭如也時值歲侵公區畫處置俾民安所遇早潦則齋心虔禱有求輒應庶民感之為民謠刊布徧貼通衢有曰祈雨雨有祈晴晴有德政感天仕賢太守又曰存心如水愛民如子安得陳公長為刺史十餘年之後公復來浙為布政左使陞都御史以去公之



重來也士民喜見顏已及去之日民不忍舍公可謂無負仕途矣繼詢之公歸家宦索蕭然無大臣氣習蓋始終一節者公其有道君子哉

西湖之感自前代已然遊賞之侈靡卽宋末猶爾觀武林舊事所載曩時琳宮梵宇樓閣亭榭視今殊倍皇家士庶隨時逐節遊覽奢侈之習豈下今日然自予童冠時觀之遊人尚有常度春則於清明上巳掃墓乘桃柳芳艷秋杪則於十月鄉俗謂之十月朝蓋亦春雨露旣濡霜露旣降孝子之心感時思慕意也至情也孰曰非宜今則自元旦日或家居次日卽士庶買舟出遊聯翩絡

繹大小湖舫遮布水荇日無虛更婦人拜墓已非禮矣况非拜墓而輒飾譙遊俗之偷薄至此乎湖船大者需賃值一金約錢千文次者亦以次而減卽舴艋小槩一日亦須百錢計大小船金與酒席或携尊榼一日僅約三百金及男婦肩輿山行携具者不計而一月之費殆萬金矣夫富家膏粱及遊閒公子任情所欲卽力能爲之亦長侈心甚有日馳驅衣食家無升斗之儲者或典當借貸以博一日之賞一國之人皆若狂嗟哉風俗安得淳朴民安得不窮乎他月無論卽春三月之費將抵三萬金矣迂腐之士言及扼腕或曰此民俗也民自有



之民自爲之卽費雖如斯官不得而取言之何爲將與  
禁之乎予曰取之安從取非法也官能已之藏富於民  
使民不知其利猶之外府也不於民於政大有裨乎子  
朱子曰國無遊民則生之者衆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者  
舒矣更裙釵郊遊招尤取羞大非美事吾願在位君子  
一調停經正之以挽淳風云

穎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隆豐厚四面均焉其規制  
類顏魯公所書神道碑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  
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阻難乃曲意懇之州守  
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王者况其碑甚厚便割

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  
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  
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耳  
侍郎聞之慚悔無地事遂寢嗟乎近世士大夫謀人墳  
墓占人土田者豈少哉勢力可騁儘力爲之不知盛衰  
倚伏彼興此替循環之數誰則逃之王謝堂前之燕可  
鑒也達觀者何不深省哉

楊龜山以三代兩漢人才之盛取士以行不專以言宋詔  
內外官取經明行修之士中第優其恩典庶幾近古然  
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隨衆投牒試於有司糊



名騰錄祗校一日之長且失自重之義謂宜別立一科  
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而投牒乞試糊名騰錄  
之類一切罷之予以爲此亦今日急務若使取用其法  
提調得人別設德行一科不必責之文詞要在通曉當  
世之急務待之異等必能以禮義廉隅自勵而士之習  
熟於言語文辭而於身心德行漫不相顧者庶改行而  
滌慮矣

杭州府城隍之神宜稱浙江城隍之神維神粵之南海人  
名周新字志新國初以郡學生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  
永樂二年轉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威皆憚之目

爲冷面寒鐵人因稱冷面寒鐵公擢雲南按察使尋改  
浙江浙有冤民間命下善相告曰吾生矣冷面寒鐵公  
來也公至果直其冤發姦擿伏如神苞苴不入妻孥荆  
布而已郡縣望風股栗莫敢觸法然政持大體矜恤小  
民嘗濬西湖以備旱潦民賴之而杭之豪貴壅湖專利  
者不得肆其侵漁民皆祝頌感嘆後竟以峭直忤權姦  
排擠誣死臨危呼曰某生得爲直臣死當作直鬼  
文皇帝尋悟其枉他日御殿若有人被朱袍立廷中

上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浙江城隍爲  
陛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歲五月十七日實公生辰杭



人祀之凡祈禱咸驗云夫公之英魂直氣凜凜寰宇間死而不散其為神宜也予向至京師詣城隍廟其殿中端拱而坐者名都城隍之神其十三司城隍俱緋袍象簡立兩廡各列牌位稱某省城隍之神今浙杭郡乃都會也未聞建有浙江城隍之神則此神廟建于首郡言浙江而郡在其中矣且與公對

文皇之言合予述公素履因議及之云

明道先生薦士之疏有成周鄉舉里選賓興之遺意神宗方銳意求治而誤任荆公新法以理財為急故其說遂不可行不知治天下之要用賢急焉得其人則庶政不

是舉矣而中才之主未之知也

傳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家之將亡聽於神春秋之盟非構私讎以講解則合黨與而連爭且歃血要神皆捨正道而廢王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胡氏所謂凡書盟者皆惡之良得聖人之心矣惟成公七年楚伐鄭晉合八國盟於馬陵以救鄭而外楚襄公二十年晉合十二國盟於澶淵聞齊侯卒而不伐其喪故皆無譏焉

孔子每不滿於魯郊故大書屢書曰牛口傷曰食角曰改卜曰卜郊不從蓋魯以諸侯郊祀上帝非禮甚矣知卜之神不從而始免牛免郊何為不卜之於心乎夫謀及



乃心謀及卜筮吾心固有理也夫凡卜筮者以心有未明疑而未釋故叩於神也聖如孔子而魯君卒莫之用不能取裁焉此魯之所以終於魯也

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隱公二年首書公會戎於潛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以著構戎猾夏之漸也其後狄遂侵鄭侵齊伐莒又侵我西鄙至成公二年楚遂專中國之盟與公及諸侯國卿盟于蜀故首書公尊中國以辨夷自秦以下皆書人其貶深矣

董子以有國君臣父子皆不可不知春秋春秋有誅意之法人臣有無將之戒蓋一念悖理則惡逆隨之易所以戒履霜也春秋雖誅亂臣賊子於既死實所以懼將來之人心使知毫釐積慮之差卽成大惡而不可以不謹焉非必皆有篡弒之事也或者不察以爲春秋紀事之書不知春秋明王道正人心別嫌明微世道攸係焉聖人作經之旨淵乎微矣

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奏宣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心輔佐以致太平在其子孫宜加優卹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伏願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



德憲宗深然之夫憲宗因師道之請而依奏優卹蓋甚  
盛德無成心也總之爲朝廷之盛事第以掠美論師道  
亦過責矣

龍褒爲瀛州刺史歲暮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乃將書  
呈判司以下云有司改年爲多感元年一日謂府吏何  
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偶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  
大罵曰衝破我忌日更牒改作明日忌日方好談者笑  
之權龍褒景龍中爲左武將軍不知聲律而好賦詩其  
失韻俚語博人談笑者多矣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通術數遊朱晦翁之門極喜之  
詹元善尤重之薦其傳康節之學命使定曆密院劄令  
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菴以道學不  
容於時胡紘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  
善地理學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  
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更無由先  
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豈蔡之術猶未精耶  
抑術數不可以勝理耶陰陽家之說誠所謂探之茫茫  
索之冥冥矣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禎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  
王晏之子世之崑之子陋之皆三世同用之字胡毋輔



之子謙之毋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之皆兩世同用  
 之字古人命名不嫌同字而無忌諱如此是不可曉也  
 謂人為名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融  
 曰高明必為偉器又曰高明父祖與僕有舊恩明公亦  
 可謂之仁公溫嶠書與陶侃為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  
 庭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其半矣  
 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世稱賢宰  
 士人不覽古昔何以知前人稱謂之自何以助多識乎  
 宋理宗朝嘗欲推回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賈似道當國  
 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江山寸寸

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  
 詞云道過江南泥濘粉壁云為官為已不把人憐兩  
 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奸人閉上誰念干戈未息肩  
 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嗟乎平章國事者誰憂民  
 若切膚視國事甚於家事哉慨古思今犯人之憂若何  
 釋也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為蝗蟲謂鬻田園而食次變  
 為蠹蟲謂貨書而食又變為大蟲謂賣人而食此切當  
 其理今之不肖子恐此三蟲猶未足以盡其實方父祖  
 之存也驕奢侈靡倚藉聲勢害人剝削及妄取人財非



義挾詐或嗜酒鬪狠鄉閭被虐父母既亡兄弟爭析儉夫奸人助惡起釁何止闔牆乃家破岑寂藍縷無聊向也爲蛇蝎爲蜂螫今則含垢忍耻食殘衣弊累及妻子饑寒爲困欲如蚯蚓蟪蛄而不可得矣又不知以何等蟲名之乎嗟哉良可傷矣

唐一行有云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亦淺乎其術矣

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欲諫而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若是對曰榆上有蟬高居悲鳴不知螳螂在後螳螂委身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夫一言而息兩國之禍孺子誠諳於理道審國勢豈特諷諫已耶而世之擠愚凌弱者視此可以鑒矣

古今重謚法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



行則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韋昭辯釋曰古者諸侯薨則天子論行以賜謚昔衛公叔文子而謚曰貞惠文子非以其竭力公室勤恤民隱乎士亦有謚若邵堯夫門人謚爲康節先生胡翼之門人謚爲安定先生又如黔婁先生食不充腹衣不蔽體門人請謚其妻曰當謚爲康非以其道充爲貴身安爲富乎若秦始皇以爲死而以謚恐傳之後世父子名號有時而相襲又不欲以臣議君子議父乃以一世二世欲傳之千萬世曾不二世而亡而暴秦之稱竟亦不免哀哉後世公卿大臣德不佳者歿後之謚亦僅償其庸常無可述之名其巖

乎其巖乎吁士大夫以上安可不自砥行立名哉

奠酒與酌酒不同奠者只安置神位前酌者傾酒少許於地蓋古人飲食必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若祭神則以鬼神不能自祭而代之爲酌酒若盡傾之於地非也古用鬱鬯降神惟天子諸侯得以行之大夫以下弗能也今士大夫舉祭束草於盆而以酒酌之殆亦似僭而非代祭之意矣

古稱用兵如神蓋神者豈專人力哉神道設教假陰以助陽事理有之如占驗則有雲日風角方位則有開閉生死符呪則有驅丁使甲諸家之說一一有驗若大風揚



沙若陰雲蔽日若空中神兵相助頃刻變幻勝敗立致  
古人徃徃有之則當事者亦宜搜訪收攬足當正中之  
竒若區區行伍隊哨戰陣得無拘且陋而非長子干城  
之才矣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  
名子題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嗟嗷怨相公  
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至  
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為何人也嗟乎  
士人得時秉政其賢者爲天下後世之慮不肖者祇逞  
一時之志不知口碑心銘心非巷議頌美者孰能要之

怨謗者孰能禁之人何苦而不爲君子也

昔李東陽與劉瑾善瑾欲害楊公一清東陽力救之楊深  
德焉會東陽病劇將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靳貴就問  
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曰 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  
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卽於床上頓首謝之按文臣  
美謚至文正而極故宋惟范仲淹司馬公足以當之我  
朝百餘年不輕以授人李公之在內閣貪位戀祿媚附權  
奸脂韋浮沉貽譏伴食不正莫甚焉乃反得謚爲文正  
蔽於黨與之私如天下後世公論何若彭韶正色立朝  
完名全節海內所仰文正之謚攸宜卽歿僅得謚惠安



二者予奪胥失之昔宋夏竦卒仁宗特賜謚文正司馬  
光言竦之爲人天下莫不知之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加  
之謚恐傷國家至公乃改謚文莊宋加謚議甚嚴多覆  
議駁正我朝此例不聞矣

嘉靖初南海霍公韜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  
衛復兼刑獄橫撓之徒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  
乎光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  
耻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歿世江西事變死者  
四人而已足驗今之喪節義賤廉耻者衆也顧不係所  
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吏當衆執之脫

冠裳以就鎖梏屈親體以聽武夫

剛氣由此折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誅可也乃  
暮脫污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攣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  
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不免忍耻  
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願  
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  
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撻勿加鎖梏以培養廉耻  
激勵節義於世教甚非小補吁此霍公之所以爲霍公  
也扶士氣植紀綱忠侃執尚焉厥後如衛使陸炳怙寵  
而驕士夫多納交炳亦竟取覆敗然則此輩安可使侵



政事而持憲章之柄哉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閹寺西漢之制以登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葉僕射顯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我朝內侍之制過於唐不及宋正德時專權橫肆凌辱朝紳敗壞國是百餘年來閹寺之弊與害極矣賴

世宗繼統獨持乾綱收削中官事權不一百僚安職獨革除鎮守尤福庇天下生靈甚鉅天生中興聖人豈偶然哉岳武穆行邊憇翠巖寺題詠云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敵沙漠羣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會席卷盡檜歸予讀此詩慷慨雄壯豈啻詩人之詞哉師旅暇適之際念念籌邊忠勇溢於言表文武名將古今豈多見哉賊檜之陷公蓋宋運之厄而天之不佑正人詰之彼蒼彼蒼蓋默然不能對也

嘗謂人之品格自有分限讀書窮理固士人分內事然亦有不係於此者如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爲相能辱鄧通



張禹以經學儒者而諂奉董賢以夢炎以狀元宰相降  
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然則人品優劣何係於  
讀書哉若小人冒儒者之名卽讀書適足以文其奸耳  
故士莫貴于定志志不立雖旁通博洽無益也

新淦練子寧名安謁安慶余忠宣公祠有詩云將軍忠節  
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  
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成沉沙自夕陽我亦有懷  
追國士爲君感慨奠椒漿子寧洪武中張顯宗榜進士  
第二人建文時官至御史府左副都御史迨建文時靖  
難兵起子寧死之觀子寧謁忠宣之詩可謂不食其言

矣

弘治四年浙西民饑四五月間則淋潦妨種六七月間又  
亢旱苗槁田禾無成民皆艱食有司莫以聞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餘杭鄒康靖公幹時年八十四歲致仕家居  
一十三年矣上言於 朝以爲地方災傷乞差官體勘  
將有災傷之處該追稅糧量爲寬免

敬皇重其請而允之戶部尚書葉公 等以爲幹致仕已  
久乃能重憂時歛思濟民艱中愛之心老而彌篤宜加  
優待庶幾下足以彰老臣忠愛之篤上足以見  
朝廷優老之心



上然之命浙江布政司官備絲帛羊酒以慰勞之吁身已謝事心念民瘼鄒公誠不愧國之大臣矣李世大僚家居惟圖豐殖裕已而地方桑梓之災侵若秦越人之視肥瘠然孰有如鄒公之心者哉覽前輩風猷令人擊節記有之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惟鄒公有焉

萬曆十七年年歲大侵饑饉餓殍流離載道繼以疫痢米穀湧貴倍且再時楚中華容蔡公思川系周以御史按浙日咨求民瘼若切已然方巡浙東回次日士夫進拜卽首詢饑荒事憂形於色意欲蠲免本年稅糧又欲以兩關商稅及運司鹽課那作條冊尚縮十之二併寬民

條銀予時在座親聞公議語更端刺刺不休後以會議盡蠲那借不便乃題准本年分改折每石折銀三錢六分見徵一半十八年十九年帶徵一半條銀減免二分民大受其賜矣又設法於各處煮粥糜以濟饑民又於都囿鄉遂委耆民給藥餌以醫疫病全活無算公之心如此其仁且至也又訪求民間重役累身家者如裁革斗級點倉夫革農桑解戶革北關收鈔舖戶革同關馬價解戶革薦新解戶民大稱便咸心銘之蓋南海龐公之後繼美者公當之無忝也龐惺菴公予先方伯兄倡九邑士民立專祠報之矣華容公已離浙五年於茲



而思公之碑未立予獨歛之如公論何予於公夙昔無交也予產極薄窶人也無所私戴蓋道旁之言也直指使者有美如此可使民焉無聞乎公爲人不設城府不事聲色憲體自在此尤可重云

夫會之爲義豈曰虛文無補哉子言之君子以友輔仁第貴擇耳索居寡與何以長善聞過乎若徒酒食相徵逐競豪華侈靡聲色譙集窮水陸之珍有道者所不居也真率之會前賢已言之矣余自疏歸中士夫拉予詩社約八九人今不二十年逝者過半子余與歸安鹿門茅公坤二人焉少同筆研之會今歸者蓋四五

人焉予意月爲會然諸君竟以事阻未能如期思南劉坦翁所立會約種種可法而道義相勉過失相規患難疾病相扶持蓋純然君子長者之道也可謂會無益哉曩會麻城劉孝廉維茂貽予亭州雅會帙蓋八人焉掄魁入仕者過半大都皆名士其會約德業過失勸戒語類亦如南坦翁議蓋不徒以文藝也况酒食乎且八人之中有百里五十里而遠者刻期必至尤可嘉尚晉陸機曰靡靡年時改苒苒老已及行矣勉良面使爾修名立誦斯言也能無感夫

宋武穆鄂王幾有恢復之功而死于賊檜千載憾之有爲



王惜者云王可以無死師可以無旋不知王忠孝人也  
明春秋大義王之不能抗主以成功者亦天也王之孫  
珂珂之後胤嗣遂絕傷哉故王之墳廟有司向以僧人  
守之予童時鄉人輒稱岳墳寺今亦尚有稱者我

朝于忠肅公才智忠勇與王埒其學識之閎操守之介勲  
業之隆安社稷之功當代罕儼公爲曹石輩誣死亦天  
也後雖

憲廟之知枉

孝宗之追贈亦何補於當時收戮之慘哉至尤可痛憾者  
公亦無後公之子府尹冕自戍赦還無子旁無族屬乃

以新安同姓宗人名允忠者承繼襲本衛所副千戶如  
公有嫡後其襲豈止千戶哉允忠之子名一芳予同時  
爲庠主後納級爲指揮一芳之子岳雅有志操時爲應  
襲武生嘉靖乙卯倭夷徐海嘯聚陶宅岳建大刀手刃  
數人後援不繼死于陣監軍使者槩上其事贈指揮僉  
事世襲指揮同知岳無子弟嵩承襲今爲總兵云公之  
義子于康亦無嗣有縣送郵役柴某者給事府尹公家  
有一子亦螟蛉遂冒于康後欺給鄉里訛傳至今念千  
戶公雖遠宗實經題奏奉

旨俞允伏讀



太祖高皇帝大明令中備載此條今義子後以富雄里中梓行忠肅公文集冒稱五世孫某豈特與嵩輩抗衡目中且無嵩輩矣嵩諸昆季於予蓋子執氏也惜總戎不能振拔諸季牽生頗憤激夫禮庶子且不得與嫡子抗况僕可以齊主乎予先世二百年來與忠肅公爲五家之隣今兩家先廬猶昔不數武砥柱亢直之論非予發而誰發

吾杭前輩王公琦中永樂鄉試以乙榜授汝州學正潔身先士擢監察御史風裁凜然晉山西提學僉事端軌敦行士烝烝改觀以憂去服闋補四川僉事尋上疏乞致

### 仕奉

旨俞允歷官二十年清苦如一日居家貧甚衣食不給郡守胡公濬上其事于朝詔賜百金琦以無功受賜固辭竟饑寒死一時藩臬長倡義爲助殮云

南京刑部郎中項公麒仁和人幼有異質年八歲督學花公潤生試之大奇遂入邑庠生景泰七年由舉人授南京吏部司務歷陞前職

憲皇登極應詔陳言上五事內指宰輔阿媚甘心屈膝及中官擅權亂政語甚剴直聞者咋舌謂言人所不敢言無何以病乞致仕家居三十年絕跡公府家貧屢空



在寄筆談 卷之七 五五  
僦屋以居巡按吳公某高其節授屋一椽固請始受栖  
托今褚堂揚清祠蓋浙學憲山西孔公天胤所建以祀  
二公云陳季子曰徐孺子清潔孤高人不可得而衣食  
風標何皎皎哉蓋傲霜之傑蕭颯愈芳歲寒之松雪霰  
彌勁觀二公風槩令人竦然中惕矣况施于有政作用  
卓然抗言朝政不畏鈇鉞豈獨廉介已耶擬人於倫古  
今罕儼豈必制科哉

按錢鏐自五代時出身鹽販唐書載周審具爲鎮海節度浙  
江西道觀察等使劉浩逐寶自立鏐誅浩戮罪人得矣  
復迎周寶以歸殺之此何說焉後又劉浩心祭寶奸雄

狡猾慘矣甚矣其勢寢盛跨有吳越以成竊據唐火  
三年乃奉命爲都團練使繼受梁命爲吳越王又自稱  
爲吳越國王唐明宗後削鏐王爵蓋以鏐令唐遣使烏  
昭遇稱臣拜舞鏐不臣之心可知唐皇因賜昭遇死宋  
太祖開寶元年鏐之孫弘俶朝京師歸杭州太宗興國  
三年弘俶又朝京師歸兩浙地改封淮海國王後受周  
命改爲兵馬都元帥又按宋史錢氏據兩浙踰八十年  
外厚貢獻內窮僭奢地狹民衆賦歛苛暴腹民膏脂雖  
魚卵蔬菜之類每晨照簿唱名敲朴人數日以百計苛  
害與國終始迨真命在宋四海一統矣假令錢氏土地



不臣納而歸宋宋能容之于及朝廷遣宋旻撫杭旻至  
首<sup>靴</sup>錢氏苛政民始獲蘇可知杭之民實於錢然而無  
感也特審機度勢不煩兵革亦自圖存耳表忠觀記蘇  
子瞻文人以宋人論宋事稱揚特過今新安胡督撫以  
錢氏請爲之建祠始於禮於制爲溢宋祠元已燬矣何  
以故而復痛宋帝諸陵且發掘何有于臣下祠宇哉若  
理宗皇帝倡明理學表章六經實南渡一代道學賢君  
也今遺像見置之佑聖觀偏室欲薦一杯水不可得設  
有人焉自稱某趙宋幾十代嫡孫念先皇帝曾君臨此  
中雅有遺澤乞與立廟崇祀誰不掩口捧腹錢鏐宋之  
臣子也已削王爵矣其孫傲又降兵馬都元帥矣焉得  
逆宋命仍冕旒緋袍子孫森列於朱門紺殿於禮制得  
乎且非奉

明旨也更煩官府祀夫祀有五義取何義焉浪公家之費  
典禮者特未詳確耳說者曰岳王武穆亦宋臣也茲何  
以祠何以祀吁岳與錢不啻霄壤矣武穆曉暢文義竭  
忠王室力圖恢復期還二帝爲賊檜寃死敗其成功天  
下萬世惜之一祠不足以報論祀義法施于民岳宜祀  
以死勤事宜祀能捍大患宜祀鄂王且過半矣錢何敢  
上擬岳萬一哉直諒稽古之士爲之長嘆



今國家百萬城守之卒皆仰給於東南漕運迂腐過計以爲東南凋敝賦繁民困姑置勿論漕艘風濤漂激舟楫沉溺毋論田穀未熟早徵米嫩上倉浥損毋論其最亟者臨清咽喉要地萬一阻迂將有不可言者矣西北荏葦之場曠土可墾其利無窮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驗也又曹瞞恃漢擁中原礮礮之區沃壤厥土悉爲田王孫吳所據惟募民屯田許下征伐無運餉之勞此不足徵乎近日吳中徐尚璽伯繼塵念國計以西北股肱諸郡水利可興屯田可舉其言爲利者十有四似皆鑿鑿予以爲前代有趙韓之明效近有李葉二公之小試何今日之不可爲哉夫任事貴人行之貴力不力行之無益也凡民慮始則難及臻厥成晏如也信能行之豈惟省東南轉輸之苦實 國家久安之計當國事者盍亦圖長策乎



禮記集說

卷之八

禮記集說



